

A MODERN COMEDY

高尔斯华绥文集

现代喜剧

第一部

白猿



1561.4
197
1:1

高尔斯华绥文集

现代喜剧

第一部

白猿

汪侗然译

039195

上海译文出版社

John Galsworthy
A MODERN COMEDY

本书根据 Charles Scribner's Sons New York, 1930 年版本译出

高尔斯华绥文集

现代喜剧

第一部

白 猿

汪 侗 然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发行所在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2.25 插页 2 字数 264,000

1986 年 11 月第 1 版 198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4,000 册（内精装 1,000 册）

平装本定价：2.55 元 精装本定价：3.80 元

书号：10133·651

原 序

在给福尔赛家史这第二个三部曲取题为《现代喜剧》时，“喜剧”这个词儿也许会象把“世家”这个词儿用于第一个三部曲上一样勉强。然而，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是这么个动乱的时期，除了对之采取喜剧的看法，从中找到一点具有喜剧意义的东西以外，还能有别的什么？一个不知它究竟需要什么，却又一门心思要得到什么的时代，必然会使人莞尔一笑，哪怕是一阵苦笑。

要将一个时代写得形神具备，有声有色，并不是任何一个小说家力所能及的，更不是我这个写小说的人力所能逮的；不过，试图表现一点它的时代精神却肯定是在写这个三部曲时谨记在心的。我们这个“现在”，象爱尔兰人养的一只小鸡一样，乱奔乱闯得那么快，简直无法对它进行总结；它在慌忙找寻未来时，既不知该在哪儿找，找些什么，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未来，因而充其量也只能对它用快镜拍得几个镜头而已。

一八八六年的英国，也就是《福尔赛世家》开始的时候，当时也没有什么未来，因为那时的英国是期望它的“现在”能持续不衰，象在梦里踩它的自行车那样，却偏偏有两个妖怪——格兰斯顿先生和爱尔兰议员问题——来捣乱。

一九二六年的英国——即《现代喜剧》结束时——是一脚踩在空中，一脚踩在摩里斯汽车厂出品的牛津牌汽车上，象只小猫

儿一样旋来转去，在找自己的尾巴，嘴里嘟哝说：“要是能看到可以在哪儿停下来，那可多好！”

现在是，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再也不能完全单靠上帝，自由贸易，婚姻关系，统一公债，煤炭，或者等级了。

现在到处都过度拥挤，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人长久呆下去，除非是在人口纯然稀少的乡间，但是，乡间显然又太单调，肯定不太适宜于居住。

经历过持续四年之久的一场地震^①后，人人都失去了停顿的习惯。

然而，英国人的性格，如果说有所变化的话，也是变化甚微。出现于这个三部曲的最后一部的一九二六年大罢工，就充分证明这一点。我们这个民族依然是慢条斯理的，不相信极端的行为，保存着那么一点我们的明哲保身的气质，温良的性情，厌恶多管闲事、不事积蓄和浪费，有种善于追回失去的东西的天才。如果说，我们可以相信的东西非常之少了，我们却还相信我们自己。英国人那种特征还是耐人寻味的，比如说，我们干吗要不断地自己诋毁自己？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自卑感，别人对我们怎么个看法都无所谓。世界上似乎没有一个民族这么公开地不相信自己，没有一个民族这么悄悄地有着信心。顺便说一句，这也许是值得那些拥有舆论工具并想为英国吹嘘的人记住，即自吹自擂正隐伏着自卑感的开始。只有那些十分坚强的、对自己三缄其口的人才是十分坚强的、对自己有信心的人。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个时代是一个容易使人错断英国人性格，错断英国的地位的时代。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比这个岛国更不可能出现人性的真正退化，

^①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译者

没有一个国家有这么变化多端的气候，有这么能够锻炼性格，能够养成坚毅性格，基本上有益于健康的气候。人们应该按照这个观点来看这篇序言，才能理解其意义。

在现在这个时代，已经毫无维多利亚王朝初期的残迹。所谓维多利亚王朝初期指的是福尔赛老一代人，他们在一八八六年已是趋于衰落了。苟延残喘而且还有潜力的是索米斯和他那一辈人所保持的那种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风尚：比较自觉，但又不至于完全自觉到自毁或者忘我的境地。我们只有以这个多少可以说是固定因素为背景，才能更清楚地看到现在这一代人的形象与面目，他们都是异常自觉，而且全都是值得探究的一代。老一代的福尔赛——老乔里恩，斯悦辛，詹姆士，罗杰，尼古拉以及悌摩西——他们活了一生一世，从来不问人生是否值得生活下去。他们都自觉活得有趣，一天过一天地活得津津有味，即使他们都不十分相信什么来世，可他们却非常相信自己的情况大有进展，相信为儿孙积攒财宝。接下来是小乔里恩和索米斯以及他们的同辈人，他们虽然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大学教育的感染，肯定不相信什么来世，却具有充分的内省功夫，想知道他们自己是否大有前途，依然保持财产意识，要为他们的儿孙积攒钱财，使他们的儿孙得以赖于生活下去。在维多利亚女王已经谢世而来到人间的那一代人，由于有了对待子女的新思想，由于出现了新式的交通工具，又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都认为一切都需要重新估价。而且，由于好象在财产上已经没有什么指望，人生又更其没有前途，他们决定要过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不为可能会有的子孙后代的命运操心。这并不是说，这一辈人不象过去那一辈人那么爱自己的子女了——在如此重要的问题上，人性是不会改变的——只是在一切都搞得如此无常时，为了

保卫未来而不惜牺牲现在，却似乎不再是值得的了。

这的确是现在和过去两代人间的根本不同之处。人们决不会为那个看不见的前途未雨绸缪了。

不消说得，所有这一切只是就人口的十分之一而言的，因为他们的眼睛只是盯着财产线以上看；在这条线下面，是没有福尔赛人的，因此，这篇序言也就不必探究下去了。况且，甚至在维多利亚王朝初期的日子里，一年收入不到三百镑的一般英国人，又何曾为未来操过心？

这样，这部《现代喜剧》就是以那个多少可以说是固定因素为背景的，其中的人物有索米斯和他的亲家，那位轻量级的第九代从男爵劳伦斯·孟特爵士以及一些次要的、新维多利亚时代的自以为是的人物，诸如丹比先生，埃尔德逊，布莱思先生，詹姆斯·福斯金逊爵士，威尔弗里德·本特沃思和希拉里·谢雷尔。把这些人的个人癖性，特质和心理状态集中起来，人们就可以相当全面而可靠地了解过去一代人，并以之作为对比来描绘现在这一代人的眉目——他们就是芙蕾，迈克尔，威尔弗里德·德沙特，奥布里·格林，玛娇丽·费拉尔，诺拉·柯费，乔恩，拉斐尔派以及其他一些次要人物。当代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和活动——甚至已经越出了那条固定的财产线——也许已经不止出现于二十本小说中了，因此，这部《现代喜剧》势将成为未能充分描写现在这一代人的一部粗制滥造的作品了，不过，也许不是一部诽谤这一代人的作品。象征主义令人厌烦，因此，我们不妨希望人们会看不到芙蕾和她那一代人在追逐虚幻的幸福时的某种相似之处。无奈目前的事实就是如此：不少年轻人都在非常不稳定中摇摆，旋转，将来会是个什么样子？还能找到幸福吗？这一切将怎样安定下来？情况会再安定下来吗？——谁知道？还会发生战争吗？

会对那些还没有精通和融会的东西再急急忙忙地去进行创造发明吗？命运之神会象维多利亚时代那样再颁布一个暂停的法令，以便在暂停期间，把经过重新估价的生活具体化起来，让财产和其后代更明确地相信还有挨到大显身手的机会吗？

但是，不管人们认为《现代喜剧》反映了多少时代精神，它大体上是把一八八一年索米斯与伊琳在朋茅斯一份人家的客厅里相会^①而产生的那段故事再继续讲下去，这个故事到了他们离异，索米斯在四十六年后“一命呜呼”而不得不结束了。

作为这个家史的写作者，人们总要问我对于索米斯的看法，可是，他究竟主张什么，我着实不大清楚。不过，一般说来，他总算是诚实的。他活了一世，有所作为，也有他的特性，如今他已长眠了。人们也许会原谅他的塑造者，认为多少使他得到善终，因为，不管我们涉猎了多少希腊文化和哲学，那句古老的希腊谚语还是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一个人所最爱的东西，到头来却毁了他。”

约翰·高尔斯华绥

（曹 庸 译）

① 参见《福尔赛世家》第一部第128页。——译者

高尔斯华绥



索米斯送给他女儿芙蕾一幅中国画，画中的白猿吃掉了果实，扔掉果皮，还带着若有所求的神情。这里就有对人生的一种象征意义。

ISBN 7-309-04988-6

定价：2.50元



目 次

原序.....	1
---------	---

第 一 卷

第 一 章	散步.....	3
第 二 章	家.....	10
第 三 章	音乐会.....	23
第 四 章	晚宴.....	31
第 五 章	夏娃.....	38
第 六 章	“福尔赛老头”和“孟特老头”.....	43
第 七 章	“孟特老头”和“福尔赛老头”.....	53
第 八 章	别克特.....	63
第 九 章	混乱.....	75
第 十 章	一个好汉.....	88
第十一章	冒险.....	98
第十二章	数字和事实.....	104
第十三章	如坐针毡.....	116

第 二 卷

第 一 章	马克跌啦	123
第 二 章	维多琳	138
第 三 章	迈克尔边走边谈	150
第 四 章	芙蕾的躯体	162
第 五 章	芙蕾的灵魂	174
第 六 章	迈克尔得到“惩罚”	180
第 七 章	“裸体”	191
第 八 章	索米斯着手处理这件事	200
第 九 章	侦探	210
第 十 章	脸	219
第十一章	丢盔弃甲	224
第十二章	到东方去	232

第 三 卷

第 一 章	银行假日	239
第 二 章	办公室工作	248
第 三 章	《森林女神的午后》	259
第 四 章	一个别克特的午后	265
第 五 章	迈克尔的劝告	271
第 六 章	解脱	280
第 七 章	调查埃尔德逊	284
第 八 章	畏罪潜逃	291
第 九 章	索米斯毫不在意	303
第 十 章	可别冒险	309

第十一章	大自然原形毕露	319
第十二章	股东的神裁法	325
第十三章	索米斯陷入困境	338
第十四章	坐卧不安	349
第十五章	安静	355

插 曲

默默的求爱	曹庸译 361
-------------	---------

第一卷

第 一 章

散 步

一九二二年十月中旬那个至关重要的午后，第九代从男爵劳伦斯·孟特爵士，跨下“鸦鸦乌”俱乐部——这是八十年代末乔治·福尔赛给它取的诨名——踏级走了出来，把他那隆准向着东风，迅速地移动一双瘦腿。他与其说是天性喜爱政治，不如说是出生于政治的家庭，他对于使他的党重新掌权的“革命”，是怀着一种不无幽默之感的超然态度的。走过除旧俱乐部时，他心里想：“这下子可得费点儿劲啦！不再有甜食了。山鹬——没有配料，得换换口味了！”

在他走进鸦鸦乌之前，那些大老板和大亨都已走了，因为，他并不属于“那批现在已经被开销了的、只知道捞钱的人，不，先生；这批人，战事一结束，就不干地产这营生了。呸！”可是，他也在那儿听了一个钟头的旧调，他那颗骚动曲折的心，沉浸于淤积的往事，又怀疑当前事物，怀疑一切政治抗议和声明，这回又看到这一命运攸关的集会所遗下的爱国精神和人身攻击的混乱情况，不禁觉得煞是有趣。他象大多数地主一样，并不相信什么主义。如果说他有政治信仰的话，那就是对小麦征税。可是，照他目前看来，现在只有他一个人赞成这个办法——不过，话得说回来，他又不在谋求参加选举；换句话说，那些要掏钱吃饭的

人的选票决不会使他信奉的原则有消灭的危险。原则嘛——他沉思一下——说到底就是口袋。他真希望大家别佯称原则并非口袋！口袋，从这个字眼的深刻意义看来，自然就是一个属于一定的社会的成员的个人利益。而这个一定的社会，英国，在她所有的土地都已无人耕种，所有的船只和码头都有被飞机炸毁的危险时，她怎样生存下去呢？在刚才的那一个钟头里，他只听到有人提到一下土地。简直就没有人提到！这简直不是实用政治学！这批混账东西！他们得把裤子都磨破了——为了保住席位或者是争取席位。后部和后代之间并没有什么联系^①！不，的确！一提到后代，他就想到他的媳妇直到现在还是连一点影子也没有。两年啦！该是他们想到儿女的时候啦。要是把不生养儿女弄成了习惯，那可就危险了，何况爵位和家产都依靠着这个呢。一个笑容牵动了嘴唇和眉毛，他的眉毛象是两条黑黑的铁钩。一个美丽的小东西，最惹人爱；她自己也知道！她有谁不认识？狮子老虎，猴子小猫——她的家简直就成了个远近闻名的动物园。这种玩意儿真有点不切实际！劳伦斯爵士来到特拉法尔加方场，面对着一只不列颠狮子^②时，心里想：“接下去她将会把这几只东西也搞到她家里去了！她已经染上了收藏癖。迈克尔得当点心——收藏家的家里总有一间放破烂的储藏室，做丈夫的很有可能给放到那里去。这倒使我想起一件事：我答应给她弄个中国公使。唔，现在她得等到大选过后了。”

顺着白厅路走去，在东边灰暗的天空下，可以看见威士敏寺的塔楼。“那儿也有点儿不太切合实际，”他想。“迈克尔和他的

① 意思是指下议院议员们在议会里的席位并不是世袭的。

② 特拉法尔加方场的纳尔逊纪念碑，碑座上有四只狮子，狮是英国的国徽。

热狂！唔，这是时尚——社会主义原则加上一个有钱的老婆。安全的牺牲，富裕的和平！江湖郎中的秘方妙药——一个便士十颗！”

查林十字广场的卖报声，由于这一政治危机，简直陷于狂乱中，他经过那儿，向左拐弯，往丹比与温特出版社走去，他儿子是那儿的小合伙人。刚出过一部《蒙特洛斯传》，《遥远的中国》——一本远东旅行记，和一篇关于格兰斯顿与迪斯雷利^①这两个鬼魂的幻想谈话——题名《二重唱》，这会儿，他心里又开始想到一本书的新题材了。他打“鸦鸦乌”向东走去，每走一步，他那阿斯脱拉罕羊皮领子的外套，瘦削而挺直的身材，长着灰白小胡子的瘦削的面庞，活络的浓眉下，架着玳瑁边的单眼镜，就更显得是个罕见的人物。在这条肮脏的小街上，车辆开到这儿全象冬天的苍蝇似地给粘住了，人们挟着书本走来走去，仿佛很有学问似的，在这儿，他简直成了个特殊人物。

他快要走到丹比门口时，迎面碰见了两个年轻人。其中一个清清楚楚是他的儿子，自打结婚以来，已穿得较好些了，还吸着雪茄，——谢天谢地——不是吸那种没完没了的烟卷儿。另外那一个呢——啊，不错——是迈克尔的初出茅庐的诗人，也是结婚时的傧相，这人脑袋朝天，戴着一顶丝绒帽子，有点象个滑头！他说：

“哈，迈克尔！”

“哈罗，爵爷！认识我的老爷子吧，威尔弗里德？威尔弗里德·德沙特，《铜币》的作者——爵爷，听着，了不得的诗人。你得读读他的作品。我们要回家了。一块儿走吧！”

^① 格兰斯顿 (W.E.Gladstone)，十九世纪的英国政治家；迪斯雷利 (B.Disraeli)，十九世纪的英国作家和政治家，曾两次出任英首相。